

联发街1号 难忘的幼儿园印记

□郑云国

新晚报

08

2024年
11月29日
星期五

人
生
记

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些事儿



本版主编 宋辉
责任编辑 高健
程世欣
版式 程世欣

哈尔滨每一幢黄墙绿瓦的老房子里都蕴藏着一段历史、一段故事、一段往事，见证了这座城市发展的历程。联发街1号现在是南岗区博物馆，始建于1904年，曾是中东铁路总稽核官邸，1935年后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参事住宅，1947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指挥部，后划归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每次来这里参观，都能让我回忆起童年的往事。

20世纪70年代初，这里是铁路花园街幼儿园，我在这里度过了三年幸福的童年时光，留下了一段段美好的记忆。那时周围大院里的孩子大都没有去过幼儿园，对我们兄妹充满羡慕。刚开始，我不愿离开家被送到幼儿园。那时我家在香坊区四史街住，父母忙于工作，我们每周在幼儿园住五天，周六下午才能被接回家。周一早上，父亲往幼儿园送我时，我不是抱母亲大腿赖着不走，就是哭嚎一顿。父亲背着妹妹，拉着我的小手，着急忙慌地赶往六顺街的铁路印刷厂坐通勤车。在少年宫门前下车后，父亲带着我们走过海关街，连拉带拽地到了幼儿园，推开绿色的木门，按一下门铃，阿姨出来开门，父亲把我们分别送到中班和小班。

进门右侧是阿姨的脚踏风琴，左侧是叠放在一起的吃饭用的小长桌，左右和对面靠墙的下面是一排小椅子，当时我就坐在小椅子上面，唱《火车向着韶山跑》《我爱北京天安门》等儿歌，聆听阿姨讲《小英雄戴碧蓉》《草原英雄小妹妹》等革命故事。夏天我们在绿色木板围起来的后院玩耍，用纸条叠成风车，后面顶上树棍，满院疯跑，跑得越快，风车转得越快，童年的快乐是简单幸福的。

晚上，躺在幼儿园小木床上的我会偷偷地流泪，想妈妈爸爸，怀疑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们了，把我们送给了幼儿园。

上大班后就开始有美术课了，用彩笔画红太阳，禾苗在党的阳光下茁壮成长。晚上就睡在现在一楼的大房间，有时半夜醒来，能清楚地看到对面灯火通明的红太阳展览馆，五朵一簇的白玉兰灯把停车场染成银白色，看着大汽车调转头射进房间的灯光，心里盼着爸爸早点接我回家。

那时，幼儿园的伙食很好，没有粗粮。记得每周伙食不重样，有红豆卷、馒头、米饭、面条、包子、肉粥、五香豆干、红烧肉、炸带鱼、丸子萝卜丝汤等，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小搪瓷碗、一个小搪瓷碟。吃红烧肉时，有的小朋友会把瘦肉咬下吃掉，把肥肉放到别的小朋友碗里，小朋友被惹得不开心了，就用筷子在惹他的小朋友碗里戳几下。吃过饭后趁阿姨不留神，就会互相厮打起来，有时脸上会被抓出指甲印，却都不敢向阿姨告状。

一楼正对着走廊的房间是我们的浴室，赶上年节前，阿姨们会把我们集中到这里洗澡，几个阿姨分工明确，有冲水搓泥的，有打香皂的，有洗头的，最后是淋浴的，一套流水作业下来，把小朋友们洗得干干净净、香香喷喷的。



在幼儿园，最高兴的就是心心念念的星期六。这天吃完午饭后，就有家长陆陆续续地来接自己家的小孩，幼儿园会准备一大盆饼干和苹果，家长来了，阿姨会给每个孩子一小包饼干、一个苹果。吃完午饭后我就坐在小椅子上，眼巴巴地看着门口，等着父母来接。小的时候，我人小心思重，怕阿姨忘记给自己拿饼干和苹果，看到母亲来接时，就踩着小椅子，从柜子上面的大盆里抓饼干、拿苹果。逗得阿姨哭笑不得。现在的博物馆二楼展厅曾经是幼儿园小班的卧室，一排排的小木床排列整齐，我上小班时在这里午睡，晚上也在这里睡觉。正对楼梯的房间是卫生间。

那时我和妹妹的托

儿费每月每人七元钱。在幼儿园有个感冒发烧，阿姨会把我们带到幼儿园旁边有尖尖房顶的绿色木板门斗的铁路三门诊，确诊后会打电话通知家长来接孩子。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对这里记得还是那么清晰。我很欣慰，这幢建筑保存得完好如初，就是走廊右侧通往厨房的门没有了。

我站在博物馆的院里，环视着整幢建筑，回想着当年那些兢兢业业在这里工作的阿姨们，有郭阿姨、于阿姨、徐阿姨、戴阿姨，夜班的张阿姨等等。她们或许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她们当年慈祥的样子仍然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她们坚守幼儿教育，抚育我成长，直到上小学。

现在的联发街1号，不仅是南岗区博物馆、曾经的铁路花园街幼儿园，她还是一部浓缩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哈尔滨发展史。



20世纪80年代索菲亚教堂旁的喇嘛台胡同。 郑学清/摄

20世纪50年代初，我家住进了道里区喇嘛台胡同（现索菲亚教堂附近）的一栋三层楼房里。这个胡同比较狭窄，一辆解放牌货车通过时，司机要先下车，把胡同两侧的自行车等杂物规整好，紧贴墙边，然后通过此处，开车把货物送到哈一百或哈三百的仓库里。

胡同的一头是兆麟街，对面是八杂市。胡同的另一头是地段街，过了横道便是时任市长吕其恩的家。市长家大门的一

消失的喇嘛台胡同

□李传圣

侧是一扇小门，市长家的两个十多岁的男孩经常到胡同里玩，胡同里的孩子们也经常到市长家院里玩。

我家的窗户对着喇嘛台，也就是现在索菲亚教堂。每天上午喇嘛台里都会敲响钟声，一位中年苏联人双手拉着几根绳子，奏响一组小铃铛，然后用脚踏着一块木板，敲响大钟，叮叮当当的钟声随风飘荡，传向远方。随着钟声响起，三五成群的苏联侨民从喇嘛台胡同走进教堂礼拜。礼拜结束后，人们走出喇嘛台，成群结队地到江边举行洗礼仪式。

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侨民先后回国，喇嘛台成了邻近单位的仓库，大院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小伙子们在沙堆上摔跤摔得天翻地覆。到了黄昏，孩子们就废寝忘食地在这里玩起了捉迷藏。

喇嘛台胡同里的居民在这里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了，生活中、工作中的趣事不少。就说我家这栋楼一楼郑家小两口闹纠纷一事，经常被大家提及。一天傍晚，郑家媳妇跑了，说是没出楼，邻居们得知后都帮着找，却毫无踪影，原来她藏到邻楼楼顶的一个大烟囱后面。到了深夜她又冷又饿，才无奈下楼轻轻推开家门，百般焦急的男人早已消了气，看到灰头土脸的妻子进了门便

一拥而上，搂住妻子，令她泣不成声。喇嘛台胡同兆麟街出口过道就是八杂市。市场中间的小吃部里，大果子、浆子、面条、馄饨等应有尽有。透街街与尚志大街交叉口的副食店里卖的熟食拌肉，令人赞不绝口。

喇嘛台胡同附近就是市政府，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市政府门前都要搭起检阅台。在节日当天，市领导都要在检阅台上检阅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人民体育场过来的游行队伍中，最令观众期待的就是“体育大军”和“文艺大军”。此刻，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观赏着精彩的游行表演，一饱眼福。

后来，随着索菲亚教堂附近进行了拆迁改造，喇嘛台胡同消失了，邻教堂正面的纸箱厂和友联金笔厂消失了，教堂后面的哈尔滨第三百货商店也消失了，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索菲亚教堂，富丽堂皇、典雅端庄。无论是南来还是北往的游人、宾客都要来此打卡、拍照，光顾的人群络绎不绝，流连忘返。

喇嘛台胡同虽然消失了，但留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永远不会消失；喇嘛台的钟声消失了，但钟声所组成的旋律，却为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乐章。